

一位轮椅女孩摆摊卖书的10年

1 在“树洞”里捡拾一粒麦种

在北京，洛洛的一天从“装车”开始。

每天她用一个大旅行书包，最多能装上四十本书，挂在轮椅上，从家里出发去南锣鼓巷或后海。最好的时候，带去的三十几本书都卖光了，她早早带着空书包回家。也有时候，直到晚上，那些蹲下来翻书的人也没带走一本。

2024年的冬天，洛洛仍旧在巷子里摆摊。那是她来北京的第十年。

天气冷，一整天都不开张，有时一天只入账二三十块钱。为了支付房租和家政阿姨的工资，她不得不透支账单，也会找朋友借钱。

焦虑裹挟着她。书卖不动，她也不想继续呆在外面，回到家里坐着发呆，什么都不想做，“毫无拼劲”。她怕自己坚持不下去，再次回到父母身边。“我觉得回去意味着一场溃败，所有经历的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，我还想坚持……”

早在2022之后，卖书就陷入瓶颈，洛洛的生活也陷入新的困境。因为生活需要辅助，洛洛雇用了一位家政阿姨照顾她的饮食起居，加上租金，每个月的固定支出有将近一万块钱。卖书让她入不敷出，但她不愿向父母求助。2023年开始，她不得不先将销量不佳的书放下，开始摆摊卖皮影、木雕和各种文创。

去年一整年她都陷在焦虑和抑郁状态中，也正是那时她开始在快手上看大冰的直播和切片视频。在那个被网友称为“树洞”的直播间里，她见证连麦网友各种各样的生活，看到他们的困境和对生活的期待，也看到了“种完麦子往南走”的麦子阿姨。

采访时，洛洛说就像麦子阿姨和麦子，书就是她的麦子。但那时的她似乎已经山穷水尽，迫切地需要有人给她一点坚持下去的力量。

洛洛很期待能与大冰连麦，跟他讲讲自己的生活。“我没有什么诉求，我只想跟他聊聊天，或许是对我的一种治愈。”大冰只在快手平台直播，连续三天她盯着快手，但都没能连麦成功。后来几经波折，她通过买过她书的演员严宽，间接与大冰取得了联系，终于在直播间里跟大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。

很早之前她就看过大冰的书。直到她在连麦时向大冰倾诉，“现在是冬天，我心里也是冬天”，大冰跟她说，“我会帮你做一些事情”。那一刻洛洛觉得“他的人和他的文字一样有力量”。

连麦时，洛洛声音很轻，语气细柔地介绍自己的书。她说虽然生活艰难，但相比文创产品她还是想继续卖自己的书。洛洛也没想到，说到卖书，大冰直接在直播间里“摇人”。

魏玲是他“摇”来的人。魏玲是磨铁图书出版公司的总编辑，之前与大冰合作过他的三四本书。

在直播间里，魏玲听到洛洛的讲述心情复杂，“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在北京闯荡不易，这个女孩这样的身体情况，坚持10年，我觉得让人五味杂陈。”

直播结束后的几天，魏玲来到洛洛的住处。那是北京二环胡同里的一个大杂院，进门左手边那个最小的房间，就是洛洛的住处。狭小的房间中，魏玲看到洛洛生活的窘迫，也看到她的坚韧。因为厕所是院外的公厕，洛洛日常需要人帮助，“阿姨的工资加上她的各项开支，每个月这样的开销还能坚持十年，可能很多普通人都做不到。”

那次见面，魏玲代表磨铁图书与洛洛约定，支付10万元一次性购买她库存的7000册图书。之后这些书在各个渠道的销售收入也会全部给到洛洛。因为要存放大量图书，洛洛当时还租了一个小库房。

轮椅上的洛洛看起来瘦瘦小小，萎缩的双腿搭在轮椅的踏板上。在轮椅前那块印着“我写的书”的纸板上方，她支起小支架，整齐地摆着自己写的三本书。当有读者来要签名时，她用两根左手手指握笔，一笔一画写上名字和祝福语。为了控制力道和笔的方向，有时她不得不用嘴咬住手腕处的衣袖。20年来，她像这样一笔一画写下了三本书，记录自己的经历和感悟。

2014年，在为自己买了第一台电动轮椅四年后，可以自己出行的她“密谋”了一场出走。离开家乡承德和父母，独自踏上北京的路。10年来，她每天在南锣鼓巷或后海卖书，试图过上三毛那样的旅行者生活。但困顿常常围绕着她，经济的窘迫和生活的压力让她一度“失去拼劲”，想要放掉自己的“流浪”作家梦。

直到去年底，她连着三天守在大冰的快手直播间，曲折地争取到连麦的机会，在这个“树洞”里向大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……半年后，有些坚持仍在，但一些改变也随之发生……



洛洛

2 用两根手指写作

洛洛没有走进过学校。她的童年几乎都被“困”在自己的小床上。在一岁多患上小儿麻痹症后，洛洛再没能像其他孩童一样走和跑。随着长大，她的两条腿萎缩变形，右手也动不了，只剩左手还有些力气。

到了上小学的年纪，洛洛的妈妈开始教她拿笔，读、写拼音。妈妈是初中语文老师，洛洛在家里跟其他孩子一样，学习拼音、汉字、如何查字典……父母都是老师，小时候的洛洛在他们上班后，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家里。

到了认字比较多的时候，妈妈开始扔给洛洛“一堆书”，故事书、小人书、百科书…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洛洛爱上了阅读。父母开始订各种杂志和报纸，往家里买更多的书。她在报纸上读散文，读小说，读到刘亮程《一个人的村庄》的连载，感叹文字的美妙，“怎么有这么厉害的人写出这么好的文字”。

14岁的时候，洛洛第一次读到三毛的《撒哈拉的故事》。在那之后她一股脑看完了三毛的十几本书。她对三

毛旅行家般的生活无比向往。

2004年，在洛洛18岁的时候，她决定自己在老家承德开一家书店。担心书店营收不好，最终她和家人还是决定把书店改为烧烤店，当时想的是“至少这样的小店不至于赔钱”。但事与愿违，小店收入越来越少，她只能赔钱转让了店铺。很短的时间里，洛洛尝到了失败的滋味，“开店失败，很快谈恋爱也失败了……”洛洛说。

这些压抑的情绪最终让洛洛拿起笔，转向写作。

她在床上，用左手的两根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在本子上写，写自己的成长、生活、心事……半年多洛洛写下了14万字。原本她以为这些文字会被堆在角落，就这么藏起来。直到有一次，妈妈的同事看到这些手稿后很惊讶，“一个没上过学的孩子写得这么好”。他把书稿交给了在文联工作的女儿。在她的帮助下，2006年，洛洛的第一本书《心的翅膀》出版了。

人生的前二十几年，洛洛的生活与妈妈紧紧绑在一起，她无法离开妈妈的照护。洛洛将妈妈视为安全感的

来源。在心理上对妈妈有着深深的依赖，如果妈妈出门几天，她心里就会害怕、恐慌。而那个想要像三毛一样走出去“流浪”的想法，越是看起来无法实现，越是让她憧憬。

2010年，洛洛拥有了第一台电动轮椅。这台价值5400元的电动轮椅，洛洛用了12年，用到“每个零件都不行了，彻底走不动”。洛洛说，这台电动轮椅让她的人生“开挂了”。它给了洛洛“出走”的勇气。

有了电动轮椅后，洛洛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己去卖书。在这之前，第一本书出版两年后，每个周末都是朋友推着她去避暑山庄卖书。生意有好有坏，有一天卖上十几本，有时可能一本也卖不出去。两年时间，洛洛赚到了“人生第一桶金”。正是用这笔钱，洛洛给自己买了一台电动轮椅。

从每周由朋友推着去卖书，到每天自己用电动轮椅载着书去卖，洛洛感到自己正逐渐独立，至少“可以给妈妈买衣服了”。之后她陆续自费出版了随笔《把我唱给你听》，插画散文《这一秒的温暖》。

3 当“治愈”流转起来

与大冰连麦后的半年，洛洛逐渐从消极的状态中走了出来，大冰和磨铁图书的帮助缓解了她的经济压力。

洛洛尝试了一段时间的直播，在快手直播间里讲讲书，也跟网友聊聊天。今年春天，一个云南姑娘进入了洛洛的直播间。

她生活在云南曲靖，今年25岁。跟洛洛一样，她离不开轮椅。洛洛加了她微信，听她分享自己的生活，她的弟弟妹妹很健康，但自己无法行走。父母离异，洛洛发现她“不开心，也没有生活寄托”。

洛洛想到自己，有了电动轮椅就有了自由，决定送她一台电动轮椅。

就像当时她在大冰直播间里获得治愈，女孩在洛洛支持下也获得了治愈。她坐着电动轮椅去看樱花，给洛洛发来很多樱花的照片，大片的粉色樱花挤挤挨挨占满整张照片，“我就像是自己看到了一样，觉得很开心”。

洛洛讲起连麦之后她与大冰的一次相遇。去年年底他去参加蔡崇达的读书会，大冰也在。她买了一束向日葵送给大冰，想表达自己的感谢。

读书会上洛洛坐在角落里，看不到蔡崇达和大冰，她自己嘟囔了一句，“我看不到你”。大冰就拉着蔡崇达和主持人站了起来，一起下来合影。

洛洛听说，今年5月开始，大冰开

启了自己的摩托车旅行。他在视频中说，自己还是会快手上继续直播，每隔一天，继续跟网友连麦。

洛洛还想“折腾”。就像她去重庆旅游，在北京跟朋友去看话剧，参加读书分享会，她想继续动起来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洛洛想去云南。她喜欢的绘本作家和歌手都曾在云南大理生活过，她在网上搜那里的图片，“原来那里很美”，她想跟他们一样去大理和云南的其他地方看看。

洛洛说，在北京的10年里有温暖也有意想不到的酸楚时刻。现在，她想继续把这些写下来，那可能会是她的第四本书。
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